



小众乐队 登上大雅之堂

——本土原创的精彩这才刚开始

◆ 顾惟颖

如果问问生活在上海的乐迷，你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看过的最棒的演唱会是哪一场？以往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周杰伦、陈奕迅，或者滚石乐队、泰勒·斯威夫特这样海内外歌星。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很可能会添上“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下文简称“重塑”）了。

这是一支在一年前对于大众还很陌生的小众乐队，火起来是因为在去年综艺《乐队的夏天》夺冠，而他们至今没有一首传唱金曲，也没有一张畅销唱片。但他们却登上大雅之堂，成为第一支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进行专场表演的国内独立音乐乐队。并且，面对座无虚席，“重塑”以两小时硬核碾压式的视听盛宴，为人们带来演唱会的峰值体验。“猜到了一出票会票子抢光，但是没有猜到这台演出的水准会这么强。”一位资深乐迷在散场后，大汗淋漓、半梦半醒地说。

“重塑”的主唱华东，曾经很不讨喜地在《乐夏》节目里声称，他们期望能提升大众审美。看完他们这场取名为“喝彩之后”的演唱会，或许会更理解。在审美这件事情上，他们真的尽心尽力，他们不是让观众来接受文艺教育，而是来领略与享用的。

也许有人以为像“重塑”这种后朋克风格的独立音乐，不生冷么？这种担忧我曾经也想过，后来发现，我思维落伍了。且不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乏见多识广，“重塑”也是高素质高智商创作者。“重塑”带有锋芒与自律并存的特征，他们制造的趣味，本身就非常符合大众中对艺术有追求的人群的需求，他们“剑指艺术，不拒娱乐”，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拥抱市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很多来看他们演出的观众，压根儿不了解也不在乎他们借鉴了哪些后朋克乐队的作品，反正音乐声起，肾上腺素飙起来身体跟着嗨起来就是了。哪怕不熟悉他们的作品，一看LED大银幕上乐队女成员刘敏——哇！太冷艳太迷人啦！再一看全场舞台灯光投影的变换表演，炫到让人怀疑烧了一个亿。演唱会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音乐表达，舞台、灯光、音效……这些歌声之外的组成，都是带着歌迷“燃烧”的重要元

素。当乐队演出到《ATMOSPHERE》这首电音感爆棚的作品时，整个场馆里所有观众全部从座位站起来一起蹦，小众志趣与大众接受度之间的疑虑，也挡不住群体的狂欢。

乐评人孙孟晋看完演出后在朋友圈感叹：“这一代的乐迷厉害。”他说的这一代，是哪一代？我那天看演出特地观察了一下，来现场的观众有90后、80后、70后，也有60后和00后，这种年龄上的跨度，充分反映出，像“重塑”这样的偶像，决定它市场边界的，不是年龄，而是一种“年轻感”很高的眼光，拒绝被动崇拜，自觉发现宝藏。

假如是在十几二十年以前，市场未必买“重塑”的账，因为那时候流行音乐星河璀璨，海内外巨星云集，而且都很有实力。年轻人把口袋里的银两和心灵的热情，全部投给了各个“天王”“天后”，无名小辈再有才华，也是边缘的。反而到了眼下有些千篇一律的网红时代，“天王”“天后”老了，而另一方面，现在年轻人眼界比过去宽广多了，对那些显赫已久的“大牌”，渐渐有了平常心，比起膜拜式追随，他们更愿意轻松地欣赏与享受。于是本土原创力大显身手，恰逢其时。

大家对“中国制造”，从未有像现在这样有信心过。无论从时尚服装，还是当代艺术拍卖市场，本土艺术家与设计师大牌，充分沾了网络经济的光。而新的市场对本土制造的要求，也远不是“中国元素”了，更多是优质、酷。优质是硬实力，酷是态度和个性魅力。拿这些要求对照一下“重塑”，无论从音乐上的实力到“可看度”，还真是不俗。不过看完演出以后，大家会不会去听他们的专辑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好比现在很多年轻消费者对国潮国货的态度——愿意买愿意使用，用了表扬，但不会失去自我地沉迷，而是重在尝试、参与。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已经给了原创文化很好的舞台。

娱乐与审美的权利，是可以并肩起舞的，他们之间的催化剂，叫多元化。演唱会已经散去。而献给“重塑”们的喝彩，还在继续。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从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看中国人的正义和善良 不能让黑暗欺压星光

◆ 朱光

中国传到欧洲的中国戏剧，“从来没有一个‘标准’或‘公认’的版本。”

而徐俊导演的版本，在细腻人性填补了情节空隙、丰满了人物性格之际，贯穿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澎湃的向善、向上的情怀。当程婴决定以儿换儿之际，一首《绝不可以》唱碎了全场观众的心：“我不能让黑暗欺压星光，因为我心也要一直点亮，风暴随时会将我灭亡，但是善良从未荒凉……我不能看见狂风吹灭烛光，把所有的希望统统扫荡……不可以摧残、不可以蹂躏、滥杀生命、绝不可以！”程婴在情感上正如其身体，已经跪倒在地；但在理智上正如其歌词，依然慷慨激昂。

“不能让黑暗欺压星光”是所有人恪守的内心正义。当程婴带屠岸贾到公孙家指认孤儿时；公主侍女不知此儿非彼儿，还辩称公主生下的是死婴——弱小女子最终以生命捍卫了内心的烛火。当16年后，魏将军一眼看到程婴时，依然记得他“这张叛贼的脸”，立刻下令鞭打他，“像他把公孙大人狼打致死那样……”可见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位英雄。当得知程婴义举之后，魏将军致歉道：“对不起，你把一切都割去，如此大义之举，乃英雄之气，让卑鄙的人躲在暗处惊慌……”也正是这位魏将军，在国君薨逝之际，夺得国玺，掌握兵权，让屠岸贾陷入绝境。这才有赵氏孤儿让屠岸贾“择一而死”的“复仇”。

正因为每一位角色的内心情感、外在行动是那么的可信可敬，那些原本只是唱歌或者演戏的演员都在这部音乐剧里发光。薛佳凝当年

是同时考上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的，后来就读了上戏。在影视剧里赢得高光后，她始终心系舞台，在《赵氏孤儿》里，她演绎的晋国公主让人们发现了她也有一副好嗓子。饰演16岁的赵氏孤儿的徐均朔，今年26岁，演出了少年的俊朗和清澈。令人感叹的是，全剧主角的扮演者里几乎没人有孩子，却能把有关孩子的主题演绎到感人至深。

一进文化广场，还未落座，就会被舞台布景震撼。粗粝的、宏大的，有着裂纹的灰白色巨石门头，从左边台口斜插至右边舞台最深处。偶尔，还有一个平滑的、纯白的、线条清晰的与舞台同宽的“画框”，从舞台中间缓缓移开——要么显示禁宫内景，要么展示主要角色。这两大布景划分演区、区分时空的同时，为全剧的视觉审美定了基调。最令人震撼的是，巨石门头竟然会动！当赵盾被害之际，巨石门头中会有一块岩石破碎倾倒，既是正义被残害的象征，也是故事的开始。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满台舍生取义的古人，在我们面前活生生倒下，激发出我们血脉里不时沸腾的善意、爱意、敬意和正义，转化成晶莹的泪滴。戴一个口罩会渗透，记得带上两三个备用。近视观众不戴眼镜也没关系，泪滴形成的凸透镜，会让你看清赵氏孤儿的清亮眼眸。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药酒、猎刀、弓弦，择一受死。16年前，禁军统领屠岸贾，为求“一家独大”屠灭赵氏满门之时，这样对忠臣赵盾说。

16年后，屠岸贾的义子，也让屠岸贾这么选，因为这位义子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乃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得以存活，依赖的是300余人的以命相搏。除了赵氏满门之外，郎中程婴还以掉包计，献祭了自己的男婴……

英国编剧詹姆斯·芬顿最初在编剧时，每分每秒都在琢磨：“我会问自己人性最基本的问题——在这样的情景下，一位女性会如何表现，一位男性又会如何忍受这样的生活？”

徐俊改编剧本且导演、金培达作曲、梁芒作词的原创新音乐剧《赵氏孤儿》，堪称中国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不仅有着古希腊悲剧的深刻与厚重，也有着最广大观众能切身感受到的父子情。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这部中国原创音乐剧终于以深入浅出的唯美方式解释清楚了为何中国人可以做到“以命抵命”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流淌在血脉里千百年来不熄的，对善良、大爱、正义的崇敬和恪守。此前，《赵氏孤儿》的任何一个版本，无论戏曲、电影，都没有那么情理分明得丝丝入扣、情理互搏得句句揪心。

程婴（郑棋元饰）本是个普通郎中，小知识份子，始终佝偻着腰，45岁得子之际，意外被召到宫中给公主（薛佳凝饰）看病，接到手里的却是赵氏孤儿。他惊慌、他失措，但当婴儿咿咿呀呀之际，他刹那间柔软了下来，把蜡烛包藏入药箱。途遇韩厥将军，程婴再次慌张。打开药箱看到婴儿的韩将军却决定放行，他高歌道：“死固然很可怕，但屠杀无辜更可怕……”江山何其大，英雄渺如沙。在被满门抄斩的300余条性命上，又加了一条。韩将军自刎，让屠岸贾明白赵氏孤儿已出宫，故而放话，全国新生男婴皆得而诛之。程婴捧着烫手的赵氏孤儿，找到朝臣公孙杵臼。公孙先生想得远，保全赵氏孤儿的性命是为将来复仇——45岁的程婴还能看到这一天，而70出头的自己恐怕无望。故而，公孙出面向程妻下跪求她给出亲儿“冒充”赵氏孤儿；程妻自感“妇道人家，无能为力”，最终应允；公孙自己承认“窝藏”孤儿；献出亲儿的程婴还要成为举报者，带上屠岸贾到公孙家指认……程家失子、公孙丧命、程婴还背负叛徒之名，但是，全国其余新生男儿、赵氏孤儿得以保全。此后，没有子嗣的屠岸贾还建议与程婴共同抚养程婴保护下来的男婴，让男婴成为屠岸贾的义子。这就是屠岸贾无意中以赵氏孤儿为义子的来龙去脉。

全剧是从程子的疑问开始的。他质疑父亲程婴何以把自己献出去乃至被屠岸贾砍成三截……这一灵魂提问、拷问的方式创造了平行空间，正如《哈姆雷特》；而程婴父子、屠岸贾与赵氏孤儿父子、程婴与赵氏孤儿之间的父子——其多重父子情蕴含的爱恨情仇之发现与突转，及其随之带来的情感冲击，堪比《李尔王》。编剧芬顿还说，《赵氏孤儿》作为第一部从